

松叶文丛

东南大学出版社

书林驿语

王星琦 著

王星琦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书

林

瞬

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林驿语/王星琦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8

(松叶文丛/徐雁主编)

ISBN 7 - 81089 - 627 - X

I . 书 … II . 王 …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G1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848 号

丛书名 松叶文丛

书 名 书林驿语

著 者 王星琦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电 话 025 - 83792327 83792214(发行部)

传 真 025 - 57711295(发行部) 83362442(办公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总 印 张 89.5 总字数 2 22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0 元(全 8 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王星琦

小序

序之称为小，有两层意思：一是篇幅小。书中文章，多为千字上下，都很小，倘若写上一篇大而无当的序，有如瘦小的人戴了顶大帽子，岂不很滑稽！二是收在书中的文章，即使有的略长一点，亦无关宏旨，仍属无济于科学研究大课题的小制作，充其量是些札记性的零星片羽，故序理所当然地要与之匹配。

收在这里的百余篇文章，悉数都在报刊上发表过。因其小，剪样随意夹在书本中，有些找不到了，也有些嫌长，筛选时费了不少脑筋。这些文章多是我利用业余的零碎时间写就的，因为整块时间得去做写书或论文的正经事，特别是教学科研数字化管理之后，必须得去完成指标定额，加之 1997 年以来又兼职行政工作，就只有利用晚上时间或插空来写这类小东西了。因此，写时并无系统的计划和明确的目的，往往只是兴之所至，记下一时读书的思考和感发而已。这样一来，收拾起来就颇费揣摩。现大体厘为四辑，各部分文章只是相对切近每辑题目。又因所有小文都与阅读有关，故总其书名为《书林驿语》。查“驿”字有车、马休整场所之义，即古代之“驿站”，唐制三十里置驿。想读书如同行路，少不了也要休整，有如长途之旅，人困马乏，须在驿站中憩寓一时，放松一番，这时少不了说些闲话，悠然神侃，这便是此书中文章兴致脱口、信手随心而无甚章法的原因。又，驿又通“绎”，有连续不断的意思。书既是还要读下去，这类小文章今后怕是要不断写下去，便是络绎不绝、驿驿相牵了。

是为序。

作者

2003 年 11 月 28 日



目 录

小序 (1)

阅读偶思

读书的“术”与“法” (1)

阅读精品与智慧培养 (4)

阅读重在发现 (6)

读书需要热情 (8)

提倡简洁 (10)

慎用“经典” (11)

缩印本的得与失 (12)

有所读与有所不读 (13)

呼唤朴素与充实

——读中野孝次《清贫的思想》 (15)

阅读应是一种情愫 (17)

花·诗·文化差异 (19)

简朴生活的魅力 (21)

当心文化死于过剩 (23)

灯下缀语

——关于语体文 (25)

睿哲之思

——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 (28)

让生活多一点真诚与情趣 (30)

图书也要打假 (32)

广告·书评·卖假药的	(34)
文化的困惑	(36)
碗边所思(八则)	(38)

往事忆旧

“一时人物东南美” ——王季思教授在南师大侧记	(44)
“长留双眼看春星” ——季思先生教我读书作文	(49)
“德厚者流光” ——王季思先生的学术风范	(59)
大师平易 ——唐圭璋先生二三事	(67)
“画眉深浅入时无”	(70)
想起了陈老莲	(72)
牡丹残梦杜鹃魂	(74)
武夷品茗	(76)
小窗幽思	(79)
随园蜡梅香	(81)
诗意图生存	(83)
颐和路	(85)
银杏絮语	(87)
书生十快 ——戏仿金圣叹笔意	(90)
怜悯	(92)
烦恼	(95)
觅书苦乐	(98)

追忆的伤感与美丽	
——读《尚书第旧梦》	(100)
春花秋灯饭店	(102)
花浓路淡	(105)
秋色中的金阁寺	(108)
石壁赏茗花	(111)
读画琐语	(113)
深情领略 是在解人	
——读徐培晨其人其画	(115)
深于情者 其言天真绝俗	
——读郑异之先生《逸子吟草》	(125)
写心画魂须健笔 别开生面有新意	
——评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	(131)
其知弥精 其所取弥精	
——读王钟陵《文学史新方法论》	(136)
淡泊以明志 澄心而向学	
——读冯家鸿先生《历史札记》	(138)

夜读零札

读书的独与断	(143)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读《美的历程》	(145)
简淡之美	
——读董桥散文	(148)
余光中的“知性散文”	(150)
重读缘缘堂	(153)
品味历史的总体美感	
——读黄仁宇作品系列	(155)

思想者精神不朽	
——读帕斯卡尔《思想录》	(157)
英雄的欢乐	
——读罗曼·罗兰《贝多芬传》	(159)
唯有芦花似故人	
——读《自然与人生》	(161)
认取春消息	
——读歌咏春天的诗	(164)
尖刻的叔本华	
——读瓦西列夫的《情爱论》	(173)
孤独者的心音	
——读《凡·高书信选》	(169)
灵与肉的交互探询	
——有感于罗曼·罗兰与梅琛葆女士的通信	(177)
清空为美	
——写在《草心小语》空页之上	(181)
“红楼”乱弹	
聪明熙凤聪明误	(184)
使酒骂座及其他	(185)
说“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187)
妙玉的洁癖	(188)
医术与学问	(190)
香菱学诗再解读	(192)
《红楼梦》中的曲子	(193)
凄楚哀婉的《葬花诗》	(195)



幽兰清芬 香飘四海

- 关于昆曲艺术的新思考 (202)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谜 (206)
元人饮酒曲三题 (217)
 饮酒当安于自然 (217)
 酒之功效 (221)
 酒中适何多 (224)

古典拾碎

- 元明杂剧的独特魅力 (229)
怎样读明散曲 (239)
怎样看待明清艳情小说 (250)
《金瓶梅》的得与失 (259)
章学诚的偏见 (265)
章学诚的“求全之毁” (267)
小议“文”与“献” (269)
古诗六札 (271)
宋人咏花诗五札 (289)
刘因《明妃曲》发微 (303)
清词十二札 (309)

跋 (337)

阅读偶思

读书的“术”与“法”

读书，要有一种好的心境。

有读者来函询问读书之术，我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如今人们将一切都技术化了，大到核武器、火箭，乃至生命之谜、宇宙奥妙；小到饮食起居，都讲求技术。唯读书一节，我以为无术可言。这是因为，人各不同，情况千差万别，别人的方法未必适用于你。这就好比你去向长寿者讨秘诀，他只能告诉你一般的常识，诸如多活动，多吃新鲜蔬果，再加上不吸烟、不贪杯、节制欲望等等。然而知道这些就能长寿了吗？故我甚至认为养生之道、长寿之术可能也是不可靠的，没有一种绝对的普遍适用的灵法妙方，否则岂不举世皆是百岁寿星了吗？这也正是鲁迅深恶痛

绝那种“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要为青年人拉什么书单的道理所在。读书贵在活法，贵在个性张扬，的确无一定之术。

不过，一般的方法似乎还是可以寻到的。

首先，读书要有一种平和自在的心境。除了应付考试与守则、规章之类（那其实与我们所言的读书不是同一概念），读书不是一种立竿见影、朝始读夕得利的事。过于功利化的读书行为始终只能是一种行为而已，不可能成为一种自得其乐的素养，中国人煎中药往往都要说明一句：用文火。中国武术又被称为中国功夫，求速成是不行的。文火、功夫的说法与读书庶几相通。总之，读书应该是一种情愫，而不应该成为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索取。故其方法也应该是因人而异的。



本书作者迹(《牡丹亭·惊梦》之[皂罗袍]曲)

其次，是要善于选择。典籍浩瀚而吾生有涯，一个人不可能穷尽世间典籍。饱学之士、博学之徒也只是相对而言。有一旧联说得好：“好书不厌看还读，益友何妨去复来。”有些书是要读了再读，常读常新的。日本人将《世说新语》视为“枕中秘笈”，即是要将其放在枕边，不时捧读的。类此者还应包括太史公书、杜工部诗以及《红楼梦》等。我很欣赏周国平的说法：“读书如交友，但至少有一个例外，便是读那种传授交友术的书。交友术兴，真朋友亡。”(《人与永恒》)其实读书术兴，何尝不是真读书

者的莫大悲哀。好友、好书数量都不可能很多，精读受用不尽的好书，往往得益一生。博鉴与泛读，则是辅助性的，是一种开阔与补充。那么，什么是好书呢？林黛玉读“西厢”，感受是“余香满口，词句警人”，而那些有关仕途经济的书，她不仅自己不读，还劝宝玉也不要读；妙玉也是善读书者，她“常赞文是庄子的好”，又说“古人自汉魏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只有两句好，说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可见黛玉与妙玉好书的标准是不同的。选择的观念原是因人因时而异的。

最后，是读书最好能作笔记。善读书如金圣叹者，也说“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灵手捉住”。“若不捉住时，便更寻不得”（《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说白了就是读书时随时将自己的想法记下来，手不勤便抓不住东西，时过境迁，脑袋里空空如也。不要相信有过目不忘、倒背如流的人，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不随时记录下自己的思绪，也仍然是两手攥空拳的。所谓秃笔头赛过灵脑瓜，聪明人也要下笨功夫云云，都是说的这个道理。

无术而有法，法亦灵活多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读书人应取的态度。

阅读精品与智慧培养

《蒙田随笔》上卷第五十四章,是一篇十分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的文字,题目为《无用的技巧》。蒙田将那种没有思想,缺少智慧,只有数量叠加而毫无意味的纯噱头式的东西,斥之为“一文不值的技巧”。他举例说:“我觉得有位仁兄的见解很高明:有人把一个人介绍给他,此人有种本事,会用手巧妙地投掷小米粒,投出去百发百中,总能把米粒投进一个针眼;人家要他给点什么礼物,作为对这种罕见本领的奖励。为此他非常风趣——我看也非常正确——地下令,让人送给这位艺人三米诺(约合39升——引者注)的小米,免得这么高超的技艺得不到练习。”



作者书房一角

这使我想到时下我们的出版物之多、之滥。许多美其名曰策划出来的规模巨大的丛书、套书,甚至是操作和炒制出来的印刷物(不宜称其为著作),比那位艺人所拥有的小米粒还要多。

有的是为了赶时髦而拼凑出来的，有的是为赚钱而炮制出来的，更有的乃是为出名、甚或为评职称而码起来的方块字而已。现代人将一切都量化了。所谓著作的数量，以及为求得奖项而打印在统计表格上，以及电脑档案中多项指标的无益叠加，正如同那投小米粒的艺人，他可以投中千次万次，根本无须去思考更勿论再创造了。创造性的趋于泯灭，智慧的退化，实在是人类的莫大悲哀。

印刷物数量的陡增，无疑也苦了广大的读者。因为他们必须面临着一个审慎地筛选读物的过程。何况技术的发展，使印刷物表面上日趋堂皇，装帧亦更花哨，这就使读者的筛选更为困难。在眼花缭乱之中，人们难免上当——有些印刷物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此往复，读书环境变得复杂起来，就好像美国的信息过剩终将酿成信息灾难一样，政府还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来专项研究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我们知道，好书能开发人的心智，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精品图书应该成为开启智慧性与创造力的钥匙；而样子像钥匙，实际上什么锁也开不了的东西，就只能误人。还是蒙田说得好——尽管话有些刻薄：那些样子像书实为伪著作的东西，“肯定都会影响肠胃，使大便增多”。读者朋友得学会保护我们自己的肠胃。

著书、读书同样要有智慧，优秀读者之感受力及其智慧培养似乎更重要，因其可以在深入发掘的同时，焕发出再创造的力量。我们要注意阅读精品，培养智慧，这应该是真正读书人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我觉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的一番话很有远见，也极为深刻：“二十一世纪的大学要改变过去那种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所言之精义亦在于“智慧”二字。

阅读重在发现

在1990年剑桥大学的“丹纳讲座”上，一些著名的学者对文学作品本文的诠释是否有止境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斯蒂芬·柯里尼将其中有代表性的演讲稿集为一册，这就是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的《社会与思想丛书》之一种：《诠释与过度诠释》（译者王宇根）。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也很有现实针对性的书。讲座由意大利著名学者、波洛尼亚大学教授贝多·艾柯主持，艾柯本人是符号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现身说法，认为诠释不应该是无限演绎、游离本文的，诠释应有一定的范围，否则便成了“过度的诠释”。艾柯认为，对经典作品的过度诠释比比皆是：“一个本文一旦成为某一文化的‘神圣’本文，在其阅读的过程中就可能不断受到质疑，因而无疑也会遭到‘过度’诠释。”（《诠释与历史》）艾柯还指出这种情况在《圣经》、荷马史诗的诠释中发生了，在维吉尔、拉伯雷、莎士比亚乃至乔伊斯身上也屡屡发生。

另一位与会者、人文学教授理查德·罗蒂对艾柯的观点大不以为然。他认为诠释的出新才是最重要的。文学研究之所以不断变化与进展，“乃由于新词汇、新概念和新术语的不断使用”，而这些新东西“比以前的词汇、概念和术语更有用、更有趣、更具启发性——而不是对以前的观点进行逐条的批驳和否



作者著作书影之一

定”(《实用主义之进程》)。参与“丹纳讲座”的美国康乃尔大学文学教授乔纳森·卡勒走得似乎更远:“正如大多数智能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来自巴黎第三大学的教授罗斯支持卡勒的说法,并且发挥了卡勒的观点:在本文分析诠释中,不妨“将我们心智的、精神的以及想像的视野拓展到极致”(《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

“丹纳讲座”争论的焦点,无非是要确立有限与无限的根据。事实上十九世纪以来对文学进行历史考察的实证方法,虽然今天仍为人们所用,但不时受到新的批评方法的挑战。人们在不断寻找着诠释文学本文的新途径,以激发出文学作品中潜藏着的丰富“张力”与“复义”。故诠释应允许“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即理论上诠释是无限的。实际情况是:古今中外牵强附会、凿空乱道式的诠释并非鲜有。我们应鼓励常读常新的“发现”,摒弃牵强附会的画蛇添足。这样看来,艾柯与罗蒂等的观点,虽都有一定的道理,却均不能将其推向极端。